

取稿费

□将离

早先一年发不了几篇稿子,最看不惯别人稿费长稿费短的,俗不俗啊!现在发稿有了改观,骨子里憋着的那股俗劲儿也不安分起来,每有新作出炉;稿费低的报刊得先靠边候着。其实也怨不得什么势利眼,谁叫稿费是个好东西呢!同样是花钱买酒,用稿费买的一准儿能香到脚后跟。再说,稿费来了,不是要取吗?这一取说不定还能取出一些故事来。

因写的是豆腐块,稿费自然只够买豆腐,好在每月可以收到几张单子,多少能虚张声势唬唬人。一次在邮局取钱,人多,排队,背后的老头见我抓了一把单子,眼珠子都转不动了,急切地问我家有几个人?在哪打工?我说没谁打工呀,这是在家里码字挣的。也许他不知道码字是怎么回事,抱怨完打工的儿子大半年才有一张单子后,又低声问道,师傅收徒弟不?后来,当他看到那把单子才兑了两百多块钱时,嗓子骤然洪亮起来,说这门手艺工价真低!我无奈地以笑作答,至于他让儿子学码字的念头估计也黄了。

取汇款须持有效证件,如身份证之类。我姓靳(jìn),或是姓氏罕见的原因,或是文字生僻所致,收款人的姓氏被报社生生地改成了“靳”,死心眼的汇兑员告诉我,这种情况没法给汇兑,熟人也得守规矩。所谓规矩,就是找居委会或单位出证明,并写明“如果因此发生经济纠纷,本居委会(单位)愿承担全责”等字样。显然,这是

易惹麻烦的证明,找谁写都利索不起来。另外,还有那些在背后嗤鼻撇嘴的人最讨厌,说逞什么能啊,有本事怎么没拿个诺贝尔奖回来?看看,为了那点稿费,搞得人家眼里都咯沙子了,多不厚道啊。

如果说稿费单是个秀色可餐的女子,其动人春色则非“回款金额”莫属了。邪门的是,我曾收到过一张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金额的稿费单,直急得人当时就想跳楼——包工头打白条还要写个数目呢!本打算找邮局咨询一下后,就把单子寄给编辑部讨说法。没料想,处子之忧电脑解之,当汇兑员将票号输入电脑后,调皮的金额一下子蹦了出来。

前几天去邮局取稿费,办完手续出了门才感觉不对,便折身回去让汇兑员重算一遍,“不错!”汇兑员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一通后否定了我的怀疑。但我感觉的确是错了,只好请求她一张张念一下金额。当她念到168元那张时,我让她打开电脑复查,才发现这张单子是68元。原来因单子打印不清晰,加上各栏内容错了位,“68元”前面的“币”字右边一竖被她看成了阿拉伯数字“1”,而实际上这家报纸的稿费不可能达到那个水平。一张稿费单变成了一张“测试卷”,从概率论上分析,多有机会接受此类测试者,常来取稿费的可以算一个。

取稿费的故事自然不止这些,已发生的还会发生,没发生的将来也要发生,像稿费一样,是写作的副产品。



房子漏水了

□陈旭东

小雨,去某小区。我的任务,只算是替代总包单位的一个代表去查勘一下业主家的漏水情况,顺便安慰一下业主,总包的主要领导无暇抽身这一块维保工作。

今年三月份,遇到一户卫生间天棚漏水,楼上人家的卫生间已经装修好了,坚信是做过防水的,便怀疑是我们安装的同程式埋地排水管泄漏,派我去处理。我把楼下的排水管截断,堵住,做了个闭水试验,很快便把漏水的嫌疑排除了,业主投诉无门,把质监站找来也没用。可怜的楼上业主,已经把卫生间地坪刨过两遍重新贴瓷砖了。我们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。

五月份,又遇一个二层的业主投诉,我跑过去一看,这家人也够忍耐的,客厅和卧室的墙面,五十厘米以下的家具、墙面全部霉变,原因是卫生间马桶粪水倒灌,这样的房子!业主自学了不少给排水知识,坚信是我们做的埋地管子堵塞或坡度不够,但又不完全堵塞,请来疏通公司疏通了,可是一两个月后,就又开始往外喷粪水。

我找出原来的设计图纸一看,因为这栋楼的北面就是围墙,没有空间设计排水管网,室内的污水是穿越整栋楼往南边排的,距离长,而且又是埋地。所谓的埋地是三年前的设计方式,就是在地下室和一层之间有回填土夹层的,这个夹层是完全封闭式,无法挖掘、无法进入,管子堵了就玩完了,现在的图审是不能通过这种民宅设计的。也仅仅是三年,人类就进化了这么多。

业主已经找过物业多次,一直都不能解决,请来相关部门领导,也无明确答复是谁的责任,只好建议卖房。

我叫物业又请来疏通公司,把铁丝穿通管道后,又绑上一团毛巾,做了个与管子等径的活塞,然后竭力地往排水口方向拖,结果拖出来一大块吸附在管壁上的已经硬化的涂料,真相大白。此单元就他一家装修过,此物非他家产生莫属。结果,家里泡烂的家具、墙面等产生的所有

的索赔都是乌龙。装修管理不严,他只有自认倒霉。

我按着公司从微信里发过来的图片,找到物业,准备再去查看漏水所在,结果,物业又拿出另外五户的房号,说是新增漏水户。我一个一个看过去,不是雨水从飘窗根部漏进来就是卧室墙面返潮……好在这些都不是我们安装专业的责任,我沾沾自喜,轻松而愉快地安慰物业,说马上就会派人来维修。其实,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。

前三户都是女人开门的,清一色的男主人都在睡觉。哦!今天是周末。

有一户是租住户,母女俩带两个小孩。可是她家墙面渗水真不是我们的责任,是她家的房主装修时把水管改道了,没接好,可能墙内的接头滴漏。女租客告诉我说,她跟房主说两次了,房主不理她。闻言,觉得这里有很多故事,租人家的房子,也不是太开心的,报修是她自己到物业去报的。

最后去的是第十一层的顶层,他家阁楼漏水,我一看是屋顶的琉璃瓦破损,还有雨沟倒坡,这些都是小问题。房主是个三十几岁的小年轻,家里装修精美,父亲模样的人在厨房忙着。小房主跟我吐槽,说卧室不隔音,楼下的人家开关橱柜门、房门以及说话、走路等,他都听得一清二楚的,还有电梯的噪声直接就传到卧室来了。我点着头,心想要是他住在我住的地方,保证他一点也睡不着。他苦恼地说,只有每天深夜,等楼下的人家都睡了后,他才能睡得着。

我表示同情,同时表示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。

然后,我发挥文字组织的特长,把勘查的情况详详细细写了一个汇报,图文并茂,微信发给老板,老板回复:你辛苦了。

完美收官。

儿子在城里

□徐俊霞

中秋回乡时,被邻居大妈拉住又唠叨她儿子小五的事。

她和老伴年轻的时候生养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,四个女儿读完初中就在家务农,唯有儿子小五读了大学,在城市工作。他俩四十多岁的时候才有了儿子,可谓“老来得子”,平日里吃穿用度自然都把他排在前面。女儿们气不过他们偏心,她老头儿就说:“你们不用攀比,咱家这日子就是给你弟过的,将来我和你妈要靠你弟养老送终呢!”

小五从小就天资聪颖,一路遥遥领先读到了大学。四个女儿先后结婚成家,各过各的小日子。老两口六十多了,种不了大棚蔬菜,也做不了生意,仅靠几亩庄稼地里的收入供养儿子很吃力,小五几年的大学读下来,他们虽然没有砸锅卖铁,却也扒了一层皮。原指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赚钱养家了,谁曾想工作并不好找,小五一次又一次地回家要钱。好在半年后,他在读书的城市找到了工作。

小五谈了个女朋友,要买房结婚。他上班没几年,收入不高,积蓄也没多少,大妈两口子拿出了养老的棺材本,又向几个女儿东凑西借,总算给儿子凑齐了房子的首付。这下,一家人都上了套。老两口活了一半辈子,过日子从来都是精打细算,吃饭穿衣量家当,一想到儿子欠了人家银行那么多钱,要还几十年的贷款,就吃不香睡不着,拼了老命给儿子攒钱还账。

小五结婚生女,肩上负担更重了。老两口也添了些老年病,家里一年两季的庄稼都是女儿、女婿回家帮着收割、播种。农忙时节,家家户户都忙得不可开交,女儿、女婿也是忙里偷闲来帮忙,通常是地里的庄稼还没熟透,就抢先收割,播种的时候往往又落在别家后面。家里没有像样的劳动力,种庄稼真是遭罪,可是为了儿子,老两口还得硬撑着,哪怕帮衬不了儿子,也不能拖累儿子。

小五和儿媳上班忙,一年到头,只有春节才有空闲回家待上几天。就是春节探亲假,也都是婆家和娘家轮流过。小五喊父母到城里住,可是他们总住不惯。

老头儿查出患了食道癌。由于年纪大了,大夫建议保守治疗——放疗,老头儿在病床上度过了最后的时光。病床旁,四个女儿轮班伺候,整整伺候了大半年,老头儿走了。其间儿子回来探视过两回。

大妈这下更孤单了,一个人守着五间房、一个院,一天做一次饭就够吃三顿的。她拉着我问:“都说养儿防老,我儿子怎么现在就和家里的客人似的?”

我安慰大妈:“那是小五有出息,能在城里过好了。”可马上又觉得这话有什么别扭之处,好在大妈没听出来,还在茫然地点头。

可是到底哪里不对劲呢?